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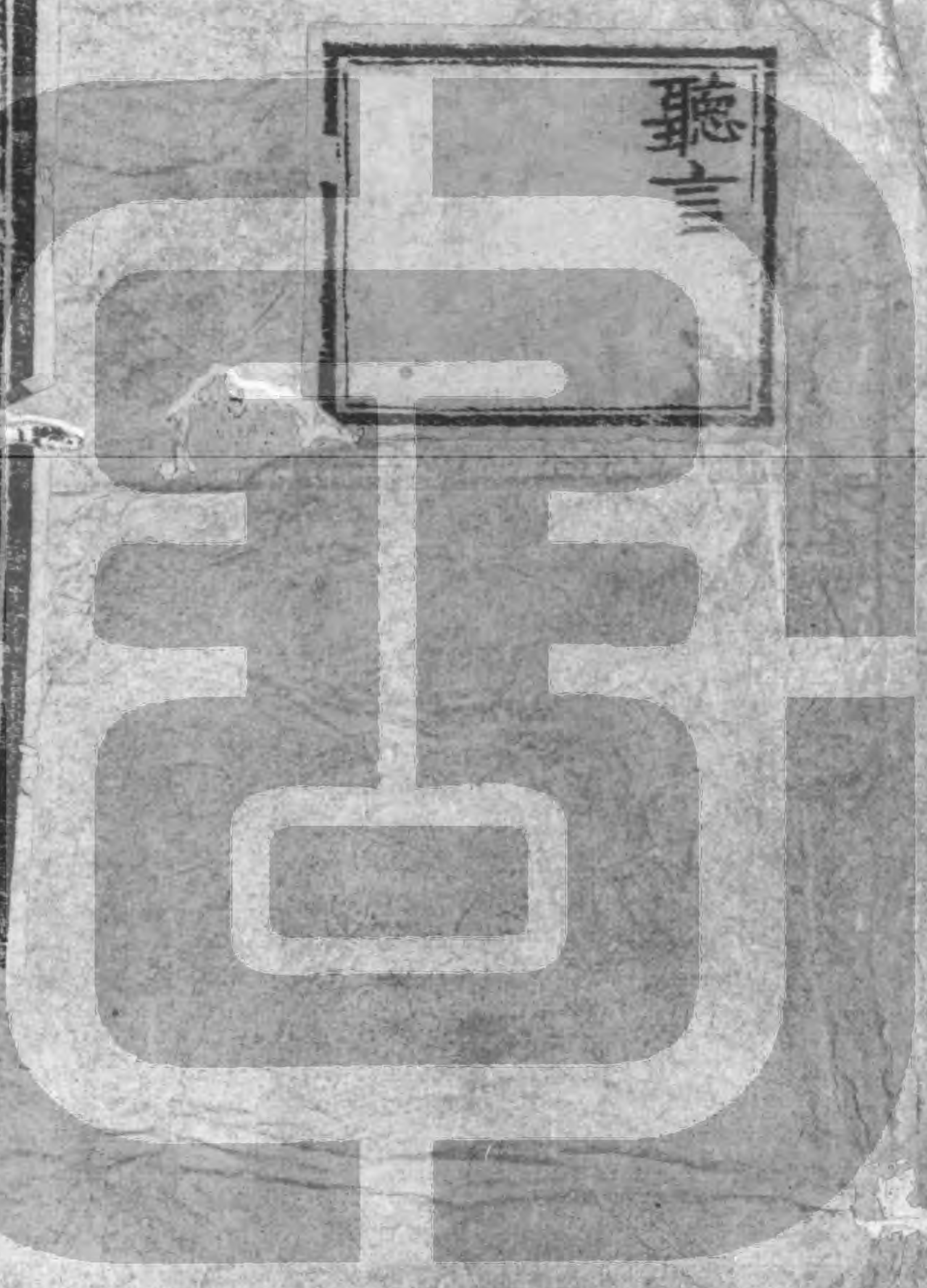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

聽言

624A
91

卷二百六

之二百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

聽言

宋孝宗時兵部侍郎胡銓論從諫疏曰。臣聞從諫。人主之高致。古之賢王以從諫稱者。未易俚指。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弗為美。梅福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為美。魏徵稱唐太宗以悅而從諫為美。成湯格天之功。由從諫而致也。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由從諫而致也。唐文皇創三百年之業。由從諫而致也。猗歟偉哉。人主之高致。端在於此。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嬰鱗之言。兼聽盡天下之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不知未嘗廢言。言之未嘗不聽。凡獲賜對者。人皆以為得盡其忠。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臣愚竊以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漢光武之聖明。而大司徒韓歆用直諫死。唐文皇晚節殺劉洎。而魏證有勉強從諫之規。故春秋傳曰。終之實

難。而先正司馬光重為世祖惜。臣愚伏望陛下置臣章於左右。永鑑漢光唐宗之失。則社稷之福也。

秘書少監周必大論聽言責實疏曰。臣三日之間。再望清光。敢陳瞽言。致倦倦之誼。臣聞政莫衰於隋。而功莫隆於唐。文皇亂真極於五代。而治莫速於我藝祖。一言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厲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是求。綜核名實。惟祖烈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謬謂之節。無聞而諂諛之習。故在。激勵之風未著。而關葺之俗彌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次第。具載史冊。臣願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

而治何患不速哉。

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珪為諫議大夫。謂之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譙。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周上。為人游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猶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

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此矣。然君之患常在於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於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且聖。其於兵機將畧。戡定禍亂。足以比迹湯武。其於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已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猶汲汲然導珪等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譙責孝孫以教宮中音伎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玄齡輩勿愆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至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

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唐書李絳傳。絳見帝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榮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殆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執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杜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為帝激

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而不
敢言耳。然帝雖欲黜之。而以聞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果於黜也。
絳能開導主意。致憲宗幡然感悟。知諫之為益。而不罪其過。後世
且不知諫者其為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德。可謂泯然而無跡矣。然
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於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
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已。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唯植黨之疑。
猶為易辨。好名之讒。最為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
臣之事君。以其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
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為御世之物。人
君於此。既設官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
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
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治哉。故臣因論絳事。而

敢以為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
也。

元吉又進故事曰。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
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略。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觀唐太宗受人
諫。踈直抵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也。又
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
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
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
其臣王珪。魏證之徒。號善諫諍。至於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
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皇納諫為難。而以自不為之。使
人無可諫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稱成湯。猶曰

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善吾太祖得無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為悔為戒。兢兢業業。固敢怠忽。宜其周旋欲願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威嚴。冒忌諱。其用心則忠。至夫有隱則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扶姦導諛。務為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高遠。於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絕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群臣不由

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顧避。軍常靡不盡其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祖宗。謀猷施教。罔不諏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大宗之訓。深勸群臣。夫使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無不盡之情。則治功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當效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諫。唐太宗思魏證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闕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嘗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唯趙鼎言之爾。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屬已受言。臣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並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予以考其是非。而究獻言之情。予以驗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庶得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為文具。此於聖政實非小補。素說友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顏以受諫。固常有進言以遷秩。采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然而朝廷之臣。不聞諂諛以抗敵。惟知唯唯以取容。昔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士有爵賞之勸。及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蓋士

大夫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懦。方其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及其懈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為。惟養之。則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內無盜竊之虞。雨暘以時。倉廩粗足。正天子養尊士大夫養諛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節以厲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朝廷之風。衆繁焉。天子執政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於是有所彈劾之章。有繳駁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下既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既是則。其言不得而非。其人既非。則其言不得而是。陛下既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用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

陸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陸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為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為私邪。臣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苟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使之忠也。臣願陸下許大臣用人。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駁。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辨之而是。從亦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亦何損。都俞吁咈。見於明良之盛時。可否獻替。是謂君臣之合德。直道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惰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方是時也。陸下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實天下幸甚。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論褒賞諫官劄子曰。臣比者入對內廷。以表病乞歸四里。蒙賜之坐。問臣以何如。唐太宗。臣對曰。陛下聖德高出百王。宮中上聞孝儉。太宗閨門之內。尚多慙德。豈敢望陛下萬分之一。徒以其聰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在於從諫。降意屈志。以來言者。從而賞之。以收美名。以起至治。史官謂功德兼隆。得此道也。是故魏證諫發兵。則以五百練賞之。孫伏伽諫死刑。則以蘭陵公主園賞之。李大亮諫求鷹。則以漢紀胡瓶賞之。高馬言得失。則以鍾乳賞之。今諫官有意為陛下開關公道。無所阿私。誠可與唐臣並駕。願下有司。亟議褒賞。使萬世之下。贊陛下之功。魏魏太宗之上。豈不美哉。浩又乞免臺諫侍從。當日條具劄子曰。臣昨夜伏觀御札。賜侍從陸諫。不允三日條具之請。臣竊思之。陸下為此。將以得天下之弊。而更新之。庶可立萬世之基業。何為欲速如此。夫鐘之扣也。待其徒容。然

後盡其聲。人之言也。昇以間裕然後盡其蘊。今若促之使不得盡。他日或有弊不章。則必有辭曰。蒼猝不暇及也。將何以責之。臣未敢奉行聖旨者。誠以陛下今日之舉。真可追配仁宗。書之信史。是以光萬世。於此而促迫之。使不得盡其蘊。則人皆付之文具矣。所有御札。謹俟少選。進入乞賜俞允。俾遂三日之請。

浩又上奏曰。臣恭領聖訓。至於諄諄曲折。臣以賤微冒犯天威。罪宜萬死。臣當退就斧鉞。不可復言。然臣區區猶不能自己者。誠以陛下聖性純明。德量寬大。今日忽為此舉。乃與平昔不類。是以疑之。張燾之言。覬陛下取弊事而革去。非欲陛下以一日之力。困諸儒於筆札之下。臣意侍從臺諫。游學校。取科第。欲其答策持論。固所優為。然非陛下前日求言之本意也。夫言之必可行。貴乎考察事情。周知物態。民之利病。國之安危。籌慶于心。筆之于紙。聖君用之。則天下咸被膏

澤。無一物之失所。若陛下欲令援筆而書。不切於事。如舉子之在場屋。侍從臺諫。何至不能而飾詞以求展限哉。今天下三歲科舉。舉子未嘗有曳白者。而謂立朝之士不能。此左右之人欲用此以為戲。使陛下有輕士之心。其與祖宗開天章閣求直言。豈不甚相戾耶。昔仁宗開天章閣。使大臣條對。姦臣欲困同列。故請一日而畢。其間所說有得其大體者。眾不能奪。竟許退而條具。茲故事也。陛下若不聽臣言。副此而行。則將流於薄。而忠厚之氣象不見矣。此臣所以雖有白刃在前。不敢避。而欲救陛下之失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聞求言非難。用其言實難。何則。蓋用言不審。則言之者必多輕舉妄議。非雅不足以裨一人之聰明。適所以惑四方之觀聽。臣切惟陛下虛懷屈己。聽言不倦。真堯舜之用心也。近臣嘉謀嘉猷。孰不整竭以告。而百執事之間。日有輪對。使得

盡言。猶以為未也。監司郡守罷授之際。皆得奏事。凡國之休戚。民之利病。惟恐纖悉有遺。此陛下盛德事也。臣切見比年以來。凡臣僚中請達明利害。其間不無輕易。而朝廷聽信施行。或未經審詳。或有頒降之旨。未及而改易之令已下。不唯遠方觀聽。深有所疑。慮切慮緩。急有誤朝。廷命令。臣愚願陛下於聽納之際。凡臣僚有所申請達明。必先付兩省照應。前後指揮。及見行事理。參酌其可否。或令與言事之人商榷而辨明之。如其灼然可行。然後取旨施行。庶幾令下可行。可
以悠久。不失信於四方萬里。所繫非輕。伏乞睿察。

蔡絛進諫錄疏曰。臣聞人君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三代以
還。善納諫之君。無若唐太宗。善進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
世出之資。平孤隋。攘群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正觀之治。庶幾
成康。以非太宗所能自致。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

者。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
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
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
須。從古以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
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正
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還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時致
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考其人。魏
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
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內則閨門至親。乘間進說。外則蕃夷
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誓為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譏。駁
乎有治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群臣諫語。散在史冊。
不可類舉。謹用裒切於治道者。凡百事。聚成一書。繕寫進呈。如蒙陛

下萬機之餘特賜一覽。不唯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正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

戡又乞優容言者。既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誠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為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為朝廷惜。而臣猶

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者也。又况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於是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為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己。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林光朝上奏曰。臣聞唐虞之世。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遠近相參。有如一體。又且時巡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當時諸侯歲一見天子。皆以為職分之當然者。觀其一時戒飭之辭。有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為導之使言也。言不徒然。是必有可指之效。則賜之車服。所以寵異之也。車服有數。天子以是御群下。惟有功者得之。則人人有歡心。苟為無功。偶然得此。則人皆有倖心。一或有倖心。則車服亦不足貴矣。故其曉然告之。使之敷奏以言。而又試其言之當否。臯陶嘗提是說。以為不如是。則敷奏同日。奏國功。則是說為一日不可廢於天下也。陛下脩明庶政。蒐取實材。每於群牧。部使者守臣。各令奏事。而後丁寧告戒。此於唐虞之事。不約而合。然而自他處得郡。或丞郎補外。或執政侍從。均勞佚而去者。嘗有一二說。歷陳之於上前。雖陛下有所可否。然不終計其初驗如何耳。臣竊觀神宗皇帝。於百司所奏。無不徧覽。又嘗作功過簿。以稽其言之當否。臣願陛下酌祖道以養天下。每於州牧侯伯。入對宸旒。言有可聽者。當計以歲月。考其言之當否。如功過簿。則田萊可闢。水利可修。流人可集。盜賊可去。其大者可以厚民俗。起士風。其次可以講鐵酒。酤利。原豐耗之所出。是天下萬務。皆可以周知而悉數之也。昔文帝見賈生於宣室。偶於受釐之際。所問者鬼神。而賈生之對。不敢及他事。今州牧侯伯。一日見天子。得以極言郡國之事。此為導之使言。已如唐虞之時。苟無以考其言之當否。臣恐敷奏同日。奏國功也。臣前謂天下之大。非耳目所可及。在唐虞盛時。謂此說為不可廢。是必為簡易之法。陛下試一闕宸慮。使天下復見唐虞之治。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敗。夫使

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晉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竟受之耶。近者為之地。則遠者有鑿鑿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有彰彰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而暮坐于廳事之中。蒙家巨胄。敢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為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於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捍圍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策。假廉以濟其貪。偽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障。隱之時。而游揚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墮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豈

怒氣酸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以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弃軟熟而已。且可以利求。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為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歎。惟在於收骨鯁。收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

受之也。志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
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群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
手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使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
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
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
成否。反掌間爾。

李宣又上奏曰。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
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阿順。皆自謂
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
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
下情得以上通。犬狄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夫和

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
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強而同之。非回於
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
之。君子不為利奪。往往輕為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
國。斷喪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人。幾於楊氏無
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為梗。以陛下
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湔前弊。其如無君之習。羣
之良難。舉世為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
之揀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
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
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
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

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為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為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聽言之要。疏曰。臣竊惟陛下躬上聖之資。勵大有為之志。孳孳圖治。聽納如流。欲以來天下之言。然而進言者不能皆昌言。多為虛誕一偏之說。仰欺天聰。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聽之則可喜。行之則可駭。或有利少而害多者。或有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或有斷然不可行者。行之未久。雖不憚於輟。或從而變更。其弊已甚矣。原其用心。不過苟持一說。以取容悅。欲為干利祿之階。而不顧上誤朝廷之施行。下貽生民之大病。此何謂也。陛下明目達聰。欲知周而廣覽。進言之路。固不可不闢。自今凡有陳利便者。誠能先隱之於聖

心。次付之於大臣侍從。臺諫參酌詳審。擇其灼然可行者行之。庶幾事功可濟。利興而害除矣。

先宗紹熙二年。起居舍人黃裳上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三年。御史臺主簿彭龜年論聽言以講學明理為本。疏曰。臣聞天地以虛為德。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虛而已矣。

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國。自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闡陳。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繳駁。臺諫劾奏。無一言之不聽。內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遇奏對。無不自以為稱愜上意。雖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于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於可之謂哉。無可不可者。虛也。有可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也。然陰陽寒燠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此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謂非。邪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正。其言是。則是虛也。達而為堯舜。不難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為桀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圜。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可。察哉。臣觀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異時不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懲今日為監戒。則將猜忌關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

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為桀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為從善。如轉圜。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為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可。察哉。臣觀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異時不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懲今日為監戒。則將猜忌關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

可不謂難哉。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萬一有之，陛下亦嘗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以於事不能無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恭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多閱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瞭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愚欲望陛下精考聖賢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如水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唯陛下留神。

四年，龜年為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以非材，備數三館。月廢稟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比偕同列，偕上封章，待罪旬浹，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訶譴。然而所論之事，亦無施行。訶譴不加，不敢自喜。從違未卜，實切私憂。

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隆寬盡下，虛已受人，聽納之勤，前古無有。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月餘，尚無予決。群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群臣。君臣之間，齟齬既久，情意不通，易成睽阻。一日二日，萬機沓來，設於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激作，或貽威怒，則豈特群臣之罪，不勝誅夷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群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聖度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群臣屢批逆鱗，恐其至是，是以願為陛下先事言之。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未嘗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為德。任之。以為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德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譎張為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為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譎張為幻之人為懼者。誠不為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群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譎張為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不由陛下。為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

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為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臣為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己耳。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為過。改之則為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禰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遣竦樞密使。救元

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竟因燾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群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至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譁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胸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譁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蓋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龜年又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曰。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

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冊昭然。臣敢不為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寬盡下。廣覽兼聽。揆之於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抗直者。多不得久於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弊之法。陛下奈何數出而用之乎。消爽精銳。沮抑忠直。莫甚於此。且臺諫之官。皆朝廷選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為稱其職。當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為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蓋惟治朝崇獎臺諫。列聖相承。視為家法。傳堯俞嘗謂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全過當。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天率不逮。祖宗盛際。每有所言。極不過三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平九章劾。章傳

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於御座之側。如孫抃論溫成典禮者乎。聞有宣諭。唯唯稟承。安有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苟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為諫。幾上感寤。如程顥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決勇敢。一至于此。以為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於諸臣者也。以為沽激好名邪。則忠實慷慨。亦未有過於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為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寬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儻嘗已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唯聽人之言。而又且導之使言。不唯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尚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頌然作興。而况從

而沮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以不伸。夫姦宄之人。何世無之。唯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懼姦宄。唯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令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內之姦宄。乘此隙以蠹其內。在外之姦宄。執此隙以撻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柰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於陛下之前。不能自己也。臣反覆思惟。今日陛下。唯有導人使諫。是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政須陛下開廣聖心。掃除芥蒂。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東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登對臣僚議

論忠諫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群疑解釋。不勝幸甚。

先宗時監登聞鼓院楊大全上奏曰。臣之志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而以言不聽從為恥。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諱呵之恩。使皆饕富貴。甘奉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達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袖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聳聳爾。今在朝之士。潛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

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

趙汝愚論聽言疏曰。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寬仁盡下。凡臺諫之論。奏。給舍之封駁。微及一介。踈遠之士。雖寸長片善。陛下未嘗不聽。而受之無有難色。臣每與群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恢乎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廣大。不可尚已。若守之以誠。行之以久。使義理習熟。是非著明。不為邪說所轉移。則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進矣。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當時魏徵號為善諫。帝嘗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至徵陳十漸。則尤加獎。歎為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君臣之際。相得深矣。及其怒也。則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亡。乃復有停昏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賢。而終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嘗止于木下。受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

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而帝亦不加罪。大抵人之情喜順而惡逆。方其始初清明也。聞善言則喜。聞惡言則懼。凡君子忠盡之言。雖甚拂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順之語。雖初若可喜。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論某人。明日論某事。積其違忤之意。則終將壓之矣。若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阿諛順旨。終無所違逆。故人主雖知其佞。而卒以難去。從古以來。人主皆欲治而惡亂。皆欲進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子遠而疎。小人近而親。危亂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惟在乎違道而任情。喜順而惡逆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誠萬世人主聽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甚。

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言事本末。疏曰。臣聞古之事君者。必曰忠。必曰直。忠則有所不欺。直則有所不避。忠直者。八臣之大本也。逆則觀望。人主之顏色。退則頽慮。一身之安危。如此者。必有所不盡於其心。其於忠也遠矣。設為關防以為能。避遠形迹以為智。如此者。必有所不盡於其言。其於直也遠矣。然而忠直非有素。則不信。忠而君不以為疑。直而君不以為忤。惟有素者能之。臣雖愚魯。竊慕斯義。平生所受教於父師者。蓋終其身而不能變。平日所交際於朋友者。亦盡其心而無所隱。而况於事君乎。而况於任陛下耳目之寄乎。陛下往歲毓德春宮。臣備數小學教授。陛下察臣盡心於嘉王。而無所苟。是以蒙簡記於壽皇。召臣之日。臣到闕際會。舜禹親傳。蒙恩引見。所奏悉荷開納。未幾。又值輪對。略嘗効其愚忠。以為當今人才衰。而肯論事者益少。勸陛下長養收拾。崇獎其直言。陛下御批。依奏。即日付出。而大臣反若有所頽畏。不敢報行。然臣自念區區之誠。已

獲信於陛下久矣。又未幾陛下遣臣送使客。三得瞻望清光。臣所奏楚州城壁絕無一詞之欺。陛下卒采臣言。減省工役過半。臣以事無大小皆可盡忠。官無高卑。悉當圖報。今也陛下擢臣以風憲之任。其為感激。又當如何報効耶。所以承命以來。不遑寧處。朝惟夕究。如是累日。即自斷曰。惟初念純一。可以對上帝。可以事君父。不可貳也。不可疑也。是故道學朋黨之論。人不敢言。而臣言之。為其不消此名。即必貽將來之患故也。左右近習之勢。人不敢及。而臣及之。為其不窒此門。則必喪士大夫之節故也。臣在小學時。曾為日記。其間記陛下。一日因臣進見。問曰。曾識呂祖謙否。臣對識之。陛下再三稱誦其賢。而悼嘆其不幸。臣今思之。使祖謙而尚在。人將目為道學之首。則陛下亦不得而用之矣。又記一日臣得進見。陛下論曰。近日主上付下骨鯁。集命看。皆先朝元老議論。讀之甚有補。臣對云。自范仲淹

以下。奏疏皆在。可見祖宗以來。容納直諫如此。陛下曰。中間所論新法。自是必為民害。斷不可行。又曰。當時同己者。即以為是。異己者。即以為非。所以後來遂將司馬溫公。蘇文忠及黃庭堅。各目為黨魁。臣對云。只緣王安石引用小人。卒亂天下。陛下曰。如蔡卞。蔡京之徒。是也。又曰。陳東亦不易得。臣每誦陛下東宮之語。以為淵衷所見。一一與祖宗之意相符。是以昨者敢進借朋黨以害君子之說。皆臣數年之內。中心所懷如此。臣自信言公而語平。故乞陛下降出。以消未然之患。至於士大夫納交於近習。臣自立朝以來。心誠鄙之。目觀陛下愛重名器。不為小人所竊弄。於是乃昌言之。而無所避。曰。忠曰直。臣雖未能望古人之萬一。然其不為姦回之人決矣。臣於職事。諫則有之。欺則無也。於議論。不及則有之。過則未也。臣無言責之時。尚勸陛下用賢納諫。諱復而不已。豈今居言責而反不言乎。是以相繼封入

奏疏乞先收召人才。而大臣但進呈而無所議。臣既非今日之言。則言而不行。不能以自已也。何則。人才者國家基本之所繫。生民休戚之所關。乏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曆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為數世之用。事之最大。無以過此。臣所願陛下體至公之道。開衆正之門。又乞早用愚言。兼收人物。必獲安靜之福。而無一旦之憂。如臣所言。異時有誤國是。臣甘竄殛。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近者蒙恩輪對。不度狂愚。嘗僭論奏陛下聖孝純篤。猶未得一見上皇。將何以慰聖心。而修人紀。又嘗以實情難測。欲得備豫。不虞費俸市權。欲得防制有節。及御筆施行。傷於快易。且進退臣下。復多匆匆。莫不展竭懇欵。以致願忠之義。聖度隆寬。溫詞慰納。臣退而感泣。莫知圖報。指心誓曰。以為他日或有事。繫國體。義所當言。可以仰禪聖明者。苟得竭盡。則雖退

就黜責。靡敢自愛。竊聞國子祭酒李祥。比因宰相趙汝愚論罷。心有所懷。不能自已。嘗有封事。上徹宸聰。自以所見與諫臣不同。居家待罪。陛下既予以寬告。又復寵之以職名。畀之以使節。使以禮而去。中外之論。莫不以陛下博盡群議。不貴苟同。此蓋治世盛德之事。而明主之所取。以為先務者也。臣竊嘗妄論本朝治體。蓋以崇養議論。氣節為立國之根本。自王安石用事。好同惡異。天下從風而靡。逮至崇觀間。復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虛美熏心。實禍蔽塞。遂使習俗日變。馴致靖康之禍。如吳玠莫儔之徒。與虜為市。痛在人心。其始固止於順從。其終乃至於此極。為人上者。誰可不知所崇養。而以好同惡異為深戒哉。今諫臣抗疏論罷李祥。新任。仍執其職。願惟諫臣所言。陛下自應聽納。其在庶僚。亦豈容妄有條陳。第以陛下含弘之美意。因是不能無辭。而人有懼心。精銳銷滅。議論氣節。必愈陵夷。凡事理

利害之真實。顧望愛惜。多為身謀。誰肯為陛下明言之。其所關繫。蓋治忽所從分。非一目一事之可比也。仰惟陛下初政清明。收召人望。登用忠直。天下之士。莫不訢訢然精白以承休德。然曾未踰時。未幾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其他侍從臺諫之臣。以言事而去者。尚多有之。夫人才固未易得。而盡節竭忠之士。寧復有幾。畏育獎勵。猶懼其有所畏縮。今士氣似少沮矣。如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之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而後。天下或有當言之事。必多相視以為戒。銷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搖。歲事可慮。未可保其無害。邊報屢警。未可保其無他。又自去秋以來。災異相繼。殊為駭常。而天象昭昭。尤為可畏。白虹貫日。陽精示變。皆適當淫雨之開霽。近者太白經天。金木失次。立夏之日。風起艮方。此

為何景。胡可少安。政是陛下屬精為治。明目達聰之時。今能言之士。指陳災變。所以助成陛下抑畏之心者。亦不為少。然終未克致消弭之實。而於其所甚當言者。雖陛下以聰明臨照之。未必皆得而聞。是安可不思其故哉。蓋天下之事。所宜指陳者。固非一端。然言有淺深。勢有難易。今之所難。非在於得罪於君父。而在於忤意於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不諱。猶未以為難者。以陛下有容受之德。而其事不關於權勢也。難莫難於論綱常。然言之不諱。猶未以為難者。以陛下有誠孝之心。而其事亦不關於權勢也。若迺御筆之降。初豈盡却僉謀。然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號令出於獨斷。而事體多關貴倖。深慮左右乘間。過有激發。而重得罪也。臣蓋嘗面奏。從昔而來。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夫豈意在尊君。蓋欲假人主之聲。行之於外。使莫敢多執。而可以

漸竊威權。所當深加省察。旬日而來。復聞有一二中批指揮。給合繳駁。僅得一再而止。其自為謀則善矣。儻事有當論而又切於此者。望其致閉邪之敬。盡面折庭爭之節。未必有也。子思有言。群下同聲。則善安從生。今士大夫之習俗。蓋近於是。不知陛下亦何便於此。臣比日又竊聞之道路。左右執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與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聲議所及。類莫敢言。所賴素有望實。不畏強禦者。正色朝端。盡言宸衷。有以折其鋒而殺其勢。苟惟不然。歲月荏苒。事勢浸淫。腹心耳目。愈失委寄。政權將歸侍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達。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特側目畏憚。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前史所載。其鑿甚明。親愛之道。全之為上。若或不加抑換。是乃所以害之。惟在陛下加念而已。臣所以因李洋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病狂喪心。欲為矯激。而自

取罪戾也哉。竊以士氣頹墮之中。稍有所言與諫。臣忤意則去不旋踵。而邇者尊君之論。播於朝行。皆欲習為謹畏。而不知盡責難之恭。雖知貴侍市權。無由敢言於陛下之前。或有志在忠愛。能言其難者。皆將目之以出位犯分。不遜之罪。臣之私憂過計。豈獨以搢紳之士遭罹讒謗而已。其所深慮者。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浸寡也。伏望陛下深惟天下之勢。在於以言為諱。渙命重申。復還李祥職名。新任。雖若稍拂諫臣之說。然可以通壅蔽之情。朝廷美意。既得因此開明。而天下有難言之事。在朝在野。必將聞風欣慰。願竭忠盡於王朝。陛下躬受四海之圖籍。兼聽臣庶之邪言。開公正之門。絕私徇之路。委信大臣。以正朝綱。容納忠直。以強國勢。中心無為。銷平偏論。以涵養天下和平之福。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世愛國恩。不遑他恤。發言狂戇。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慶元間將作監陳貴誼因轉對上言曰。言一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
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
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又
言婉順巽從者。是美多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
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

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泯沒之理。根本於
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
天常。廢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
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
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
安石之復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
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

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并天
下公議之衝。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
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
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以選至公之理。蓋嘗少
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
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蓋公極誠。如對上
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六年。德秀為起居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
求直言。又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觀白日。臣時備
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為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而
五六年來。士風選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

臺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為。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己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群臣觀望。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采嘉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姑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為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

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譎譎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禮。然從容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間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自今。昕朝賜

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實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為秘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充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儻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洵。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洵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而裴洵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掖。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盡其用心之忠。勿使父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嫌阿苟容者。如裴洵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叨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慄弗吐。臣罪矣。逃。故於進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愚。惟陛下垂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

聽言

宋寧宗時衛涯上奏曰。臣等待罪而府坐糜廩稍。每念補報萬一。而官間事簡。無職業以自見。願事有上關政體。下拂人心者。儻無一言裨益。聰明誠恐仰負陛下儲養期待之意。是忘嚴誅少思聲竭。臣等竊覩二十四日指揮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命下之初。舉朝錯愕。莫測其故。聞之道路。皆謂光祖曾論列小臣除授。不蒙採納。遂有此命。事之虛實固未可知。萬一有如所云。臣等竊謂陛下過矣。恭惟祖宗盛時。崇獎臺諫。拔用忠謹。一時臣子。極口論事。連章累牘。不行不止。其間豈無事屬細微。語涉過當。而我祖宗委曲聽從。未嘗沮抑。豈徒隆虛名。事觀美哉。誠以諫臣拂士。乃一國家所藉以扶持。而言路壅蔽。風采銷落。則人主孤立於上。無與為助。故其重臺諫者。非

重其人。乃以重朝廷也。陛下始初清明。銳意求言。既詔中外言事。又日輪對百官。間召侍臣。從容咨訪。雖自古崇諫之君。何以加此。惟是進退臺諫之意。未盡白於天下。是以議者竊有疑焉。往歲遺補之遷。名為褒陞。實欲奪其諫職。是所以退之之意未明也。已而所用之人。進不以道。衆論弗與。而聖意獨嚮之。是所以進之之意未明也。所願陛下聖性高明。因事覺悟。知其不可用者而黜之。擇其可用者而使之用。捨之間。昭令衆志。是以前日之疑議。亦至是不辯而自釋矣。光祖供職以來。感激知遇。頗自奮勵。公論為之少伸。搢紳相賀。今者曾未數月。忽復改除。臣等愚陋。不知陛下之於光祖。以何事而用之。今復以何名而罷之。且陛下所以用光祖者。必以其人剛正有守。能為陛下別白是非。足以任耳目之寄也。如果以是而用之。則光祖之遇事敢言。

愛惜名器。杜絕請求。是乃陛下所以拔擢光祖之本意。而光祖效忠於陛下之職分也。奈何反以是而罷之乎。且其所論。比之近日臺諫。雖稍為振職。若較之祖宗時。言論風采。猶未能十之二三。而陛下已不能容之。若曰嘉其論事。而選以美官。與夫意在厭言而飾以他說。則又幾往歲之事。天下安可厚誣。亦非聖德所宜有也。且事有公有私。有輕有重。左右使令之舊。於事為私。而朝廷之置臺諫。則為公。一介小臣。予奪黜陟。其事為輕。而臺諫之進退。則為重。今陛下因其所私。而廢其所公。奪其所重。而遂其所輕。事體不順。較然易見。臣等區區。初不為劉光祖所可惜者。陛下之舉措耳。今光祖之罷。得脫憂責。又全美名。於其身計。有何所損。而曲徇小人。顯迹言者。此不美之名也。陛下安得晏然而受之乎。竊恐自茲以往。言事之臣。競為緘默。相師成風。直言不聞。而權倖日肆。朝廷日輕矣。起天下之謗。以損聖德。

塞言者之路以輕國威。聖明洞鑒。夫豈其然。臣等伏願陛下恢廣至公。稍回聖慮。酌事體之輕重。觀人心之從違。念君子小人進退。熟陟之所由。鑒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所繫。奮發英斷。追寢吳端除命。以遏群小僥倖之萌。還光祖言職。以伸忠直敢言之氣。以慰公論。以安衆心。以解天下之疑。實宗社幸甚。易之義以不遠復為元吉。書之稱成湯以改過不吝為盛德。是在陛下。一念慮之間而已。臣等出位妄言。迫於拳拳愛君憂國之義。惟陛下裁赦。

汪又上奏曰。臣聞人君據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蓋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願不如是。無以重其權。不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脩君德也。

臣竊見自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辯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於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迫之以宣論而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為常。貽害不細。爵祿陛下之爵祿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臣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為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蓋亦內不安於私心。外恐負於公議。若不思職業之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為。殆非陛下之利耳。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寬厚。未能盡絕人情。然陛下以為可予而予之。臺諫給舍以為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柰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啓。群小爭趨。

展轉板援。乘間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絕橫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群小之中傷。苟且成命。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誰為陛下言者。况今日言路尚壅。士氣未振。風采銷落。僅止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陰銷潛沮之。臣恐愛君憂國之言不聞。持祿養安之習滋熾。耳目漸蔽。紀綱浸隳。名器日輕。賜予日濫。佞倖攘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意所欲以扶持全安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深憂也。我仁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權任臣下。隨事論駁。始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曆之詔。至今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為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橫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厲精臨朝。尤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近來少得封駁。但據所見以聞。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

失。今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煩。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駁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即詳具奏陳。故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尚。助成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寤。罷斥隨至。顧不特徇情於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為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宗正少卿柴中行上奏曰。朝廷用人。外示澁澁。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理宗即位初。知果州楊泰之入對曰。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帝竒之。端平元年。吏部侍郎曾從龍上奏曰。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為

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通。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成。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連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曰。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適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二年。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宗勉上言曰。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採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

端平間。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王伯大上言曰。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諫。謂太平之期。可躡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為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為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言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悛煩。於是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復。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迂已者。皆可逐之。

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淫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關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

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高斯得上奏曰：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於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謹詆，指為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為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於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於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

則切劘聖主。下則砥厲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頌以為無補於實政乎。夫臯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傳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于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於臯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答之。言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天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令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凱似昂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埃榮與篋元惡不可不罰。謂黠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心言於此乎。

其底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明植黨不可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技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闕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疾惡之心不可有所私系而不同。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臯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大臣亦嘗從一事於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衣。穀粟之必可食用。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也。今一切以為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為實言而實政乎。抑臣聞之。道畧又以為今日之病。在於人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未必至於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未必至於罪言。玩諫固不可。罪

言則趨於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美。而進於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量。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於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孝宗皇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群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時。百官輪對。翌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於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錄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為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也。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為法。王安石之為相也。不恤人言。甚至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未相也。嘗有詩曰。為客當飲酒。何與主人謀。及其為相。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為戒。今天下大勢剝爛。盡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一脈。如綫不絕。是乃

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詆訾而沮折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諛諛騰口。一闕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列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罾羅於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危亡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聞天無私覆。人君體天以容天下。必貴乎議。盡天下之心。而後能使天下歸吾仁。故上有廣覽兼聽之明。必揆之以大公至正之理。使下之意常得達於上。上之意常得孚於下。無有區夫不獲自盡。

之嘆。如是則民之蒙其施也。舉世之所謂大錫。膏大恩。溥皆不足
以盡之。其意若曰。有君如此。於民其猶天乎。天下同心載之宜矣。
後世不知出此。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益踈。戶庭遠深。而君民之
體不一。故諱言者有錯結之患。罪言者有誹謗之誅。斯固不仁者
之為。而無望其如天之施也。至若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異語之言。
能無悅乎。夫惟其能從而能悅。正望其深繹言外之意。速改其不
善。以為至善之歸。豈非天下之深幸。然或悅之而不能繹。從之而
不能改。則是於其言之所當參酌者。未嘗加意也。蓋亦不能充大
公至正之心。以慰天下。殆不翅旱之望霓。而甘澤未沛。雖以天地
之為人。猶有所憾焉。昔孟子論膏澤下於民。必見於諫行言聽之
日。豈非以仁言利溥。惟在乎上之人聽而用之耳。且博施濟衆。堯
舜猶以為病。蓋謂施之出於己有限也。至若稽于衆。告己從人。則

堯舜之施天施矣。不徧愛人。堯舜之所為仁也。善與人同。樂取諸
人以為善。此聖人仁覆天下之大。愈取而愈無窮者。又豈在於屑
屑徧愛而後為仁哉。夫惟在上者一有容民納言之心。在下者自
莫不有蒙施如天之感。舉天下欣欣然曰。至公之善。為能擇議。廣
謀從衆。允合天心。自是而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海內順治。而凌
犯不生。禍亂不作。吁。此足以見大公至正之道。所以於民有天地
父母之造也歟。不然。謀止於卿士。而不及於庶民之大同。聽局於
左右。而不察於國人之曰可。心腹腎腸之播。皆不孚。微於上下之
聽。而小人之攸箴。或至於敢伏。正恐善善惡惡莫斷於用。善是。是
非非。或蔽於公明。天下之正論廢矣。然則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民言不酌而取舍之塗異也。

理宗時。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社稷在之。

門。開敢言之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臣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為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嘗爾則臣恐有甚於拒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已後。此風遂泯。然猶間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紹以來。而又大壞於慶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喑嘿之蔽。王遂洪咨夔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寧丕聞群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群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間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群臣章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用以示大臣。或御

便坐。則寘於香几。群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做之。

牟子才因輪對上奏曰。臣嘗讀易至巽稱。而隱竊有感於今日之事。巽者。事之順也。稱者。權之中也。天下之理。至於順而止。天下之順。至於中而止。曰順。曰中。尚何迹之可議。惟其事不順理。理不適中。舉天下之人。皆得而議之。遂使議論沸騰。手足彰露。有不可掩。豈所謂隱乎。何以言之。天下之事。順乎理而通乎中。則公議在朝廷。朝廷之事。不順乎理。不合乎中。則公議在士大夫。朝廷既辭其責。而不受士大

夫又諉其責而不收。則公議軼而奔於草茅。無足恠也。嗚呼。公議在朝廷。則大體渾全而聲色不露。公議在士大夫。則大體已裂而精神猶強。公議在草茅。則大體破碎而精采皆渙散矣。然猶幸草茅之有言也。使草茅而不言。則國事日非。賢否易位。四方有敗。皆壅於上聞。將見司馬三日而秦宮不知。雲南喪師而唐室莫省。其為禍患。豈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言之有益於人之國如此。而可以其煩難而厭之哉。陛下自更化以來。制行少過差。立政無偏設。故議論寡而大體全。爰自去夏迄于今。茲閱歷十有三月耳。而君臣之間。時有過誤。以君道言之。則三德之失。六事之失。十證之失。臣嘗極言之。以臣道言之。則宰相之非。諫大夫之非。中執政之非。諸臣交結之非。閹媼怙權之非。臣又極言之。非臣之好為多言也。事不順理。理不適中。雖欲隱默而不可也。所賴陛下聰明仁聖。從諫如流。今日而下詔求言矣。明

日而罷土木之役矣。又明日而緩失帶之獄。嚴搜挾之罰矣。今日而斥董宋臣矣。明日而罷鄭察矣。又明日而錄用章瑛李昂英徐霖矣。凡不順理。理不適中之事。一徹於耳。率皆悔其所為。愚臣至此。感泣思奮。每謂聖性本自清明。特公卿大夫不以告陛下。或告之而不當其心耳。苟當其心。則朝聞而夕改矣。非吾君之絕德。聖世之美事歟。雖然。陛下於庶事。亦既若決江河。猶有一大事。綿歷二十四年而未決。豈陛下思之審。慮之詳。必求其不貽社稷之憂。而後見於施行耶。不然。何其久而未決也。以臣觀之。天命之歸出於陛下之無心。雲川之變出於巴陵之無心。天下既以無心而頌陛下矣。陛下豈不當以無心而念巴陵耶。陛下天資素高。終夜以思。未嘗不往來于懷。所患二三大臣不能委曲開陳。為陛下畫所以施行之策。哉。若陛下有所靳吝而不行。有所顧慮而不行。有所懲創而不行。此中外之言所以紛

紛然聒陛下之聽。至於今而未已也。為今之計。陛下苟於夙興夜寐之間。惻然動心。念高宗付託之言。思元老告帝之意。一加意焉。則空山閉塞之竟有所依託。而西溪行道之人。不致嗟傷。如此。則事順適。中天下皆服。而陛下金甌之盛德。一無虧闕。雖與前所改悔數事。編之汗青。未亦無愧矣。又安有人言張皇之患哉。愚臣至此。何所容喙。惟陛下裁幸。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傅伯成。遂抗疏曰。夢昱貶。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違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

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

殿中侍御史杜範因講筵上奏曰。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

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威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

洪舜俞進故事曰。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葛亮歎曰。法考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群臣多諫不聽。凡數十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證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之臣爾。而便佞者逢之。輕黜者長之。具位者撫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

於首鼠。人主過舉。於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而折廷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復諫之主。安能不矍然悟。幡然改。惟其若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無益也。先主復關羽之耻。而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黃權褚遂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夷陵鴨綠之悔。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亮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特蔣琬費禕之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勁。太宗知惜魏證。而田舍翁之怒。見於其前。仆碑傳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末節欲望廷臣如證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中書舍人袁甫上奏曰。臣猥以非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

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為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於心。不能無慊。是非無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為忤。過加獎納。臣感激思奮。以為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敕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播揚。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為陛下惜之。且陛下即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顛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網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迺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於久蟄之餘。赫日耀於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既解絃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播揚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

政令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矣。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嘗一闕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為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過絕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為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蠖濩之宮。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苟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新庶政。乃於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謹直敢言之氣。傳之遠外。真謂陛下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

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為何如時。即中外多故。患在不測。陛下日夜兢兢。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皇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况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邊蹈繩檢。庶不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為之熟慮歟。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幾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於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財幸。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德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

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允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富國。虛心無我。允意見柄。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過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匭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難聽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論議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陛下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斌諫。不特此

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諸生而諫苑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怪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同列以為姻。鼎薦九成。言者以為黨。修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為相。願為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願之怨。修至於願。有所不免。浚為父。斌為子。其視師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謹。蓋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騃小子之語。修至於斌。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持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許曹者。有以交結宮掖詆彥博者。有以跋扈誣琦者。有以不敢辯明之謗中弼者。何嘗為諸老之瑕疵。適足以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遇猜忌懷諫之主。沈怙怙權之相。孰肯以身試不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養其氣。甄錄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司農少卿趙必愿因轉對上言曰。國家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沈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破裂將潰。乃不求賈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感也。權戶部侍郎劉應龍上奏曰。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輒劾引去。豈兩省繼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弗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成世所有也。

侍御史李鳴復上奏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就之義。古人所謹。而後世多失之。利祿之念重。則名節之氣銷。富貴之心萌。則廉耻之道喪。世變之不如古。職此之由也。臣濫膺言責。每讀歐陽脩上范司諫書。竊有感焉。脩之說曰。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嗟夫。士君子學古懷道。逢時遇主。尊而為宰相。卑而為諫官。所事者何事。所職者何職。蓋欲以斯道濟斯民爾。不志於道而志於祿。不惟其義而惟其利。雖叨榮於一時。豈不遺臭於萬世哉。臣嘗即是以揆之。今日竊謂曩之為臺諫者。有言而不得吐。今之為臺諫者。有言而不得行。言而不行。與不言何

異。然風采欲振而旋靡。紀綱幾修而復壞。其無補於治。一也。當祖宗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非萬乘之貴。果屈於一匹夫也。所就者大也。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非三公之勢。果輕於一小吏也。所慮者遠也。一議之建。小人有所憚而沮。君子有所恃而安。一疏之出。山嶽為之動搖。豺狼為之屏息。其或言事不合。則闔門待罪。或畀以郡。或授以節。否則譴責隨之。貶竄繼之。彼亦油然。襜被而去。蓋以得罪公議為耻。不以得罪有司為辱也。數十年來。此意泯矣。陛下厲精更始。首去副封。在上者有受言之誠。故在下者亦有敢言之氣。中外交慶。親不謂慶曆之治。元祐之風。指日可復。然而志太銳。則易怠。事太遠。則易弛。始焉應答如響。今則有格而不下者矣。始焉私邪屏迹。今則有肆行交結者矣。事關軍國。或費區處。猶可諉也。微瑣小吏。而亦悠悠覆護。何以示風憲。才堪倚仗。旋即擢用。尚有詞也。昏老無庸。而亦汲

汲除授。何以伸國法。正理蝕於邪說。公論奪於私情。遂使紀綱之地。不足以懾姦雄之心。耳目之官。反所以資浮議之口。陛下雖曲賜優容。詳加訓諭。稍知義利之辨。稍識進退之節。獨無慊於心哉。夫天下之事。有是與非而已。言之而是。則其言當行。言之而非。則其人當黜。存其人而不察其言之是非。設官之意安在。任其職而不計其言之用舍。報國之忠何有。臣願陛下採摭紳之公論。遵祖宗之成憲。念朝廷所恃者紀綱也。紀綱廢則邪正雜處。夫豈國家之利。士大夫所重者名節也。名節喪則苟且成風。亦豈國家之福。於朝廷則重其紀綱。於士大夫則養其名節。此誠今日急務也。不然任言責者。進既不

得行其道。如歐陽備之所期。退又不能引而去。如孟軻氏之所戒。斯亦名教之罪人矣。於已安乎哉。惟陛下加察。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聞人主深居九重。門遠萬里。一身之是

否。猶未自知。四海之利病。無緣盡見。是以有道之世。則必進忠直而遠邪佞。非以求觀美而已。蓋邪佞者人臣之所利。非人主之利也。忠直者人主之所利。非人臣之利也。秦二世諱聞盜起。趙高以邪佞得進。唐高宗雅欲易后。長孫無忌以忠直見嫉。夫使人臣者皆知所以愛其身。而不知所以敬其君。則詭譎面諛之言日至。而愛君憂國之論不作。天已譴而不悟。民已愁而不知。禍變於蕭牆之間。盜起於鞠棊之內。為國家者亦何利哉。古之聖人所以進忠直而惡邪佞。藏此由也。三代以來。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士可以傳其言。工可以執其藝。簡冊所載。昭如日星。已陳之迹。未暇悉舉。竊觀祖宗盛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未至害治。而慶曆元祐諸臣。下至熒蠶小吏。猶得直言極諫。不遺餘力。其後紹聖崇觀間。朝廷有大黜陟。大變改。國脉之所甚畏。公論之所不與。而舉朝之士。無一人言者。乃欲指慶曆為賣

直。譏元祐為好名。自今觀紹聖崇觀之治。其視慶曆元祐為如何也。果其實直好名。固不足為人臣之利。設使面從而退言。腹非而口是人主孤立於上。而入臣竊竊於下。此則古人之所深憂。而流俗之所不卹。善論治者。必有以察乎此矣。今茲訪落之初。有小使求助之意。乾坤清夷。風日輝麗。邪佞之黨。固未得干於其間。而惡直醜正之徒。世所必有。比年以來。亦頗有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雖朝廷不用。而其中心所蔽。足以敗常亂俗。不可忽也。昔者同文起獄。出於邪怒之口。而司馬光坐罪。愛莫助之。圖作於鄧洵武之手。而蔡京得進。包藏禍機。其速如此。此無事之時。不得不為有事之計也。臣願陛下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如蠱賊。言而可行。雖訐必賞。言而不切。雖狂必怒。其有觀望顏色。沮撓謙言。至以賣直好名。肆為坑阱。必將明示好惡。重加斥逐。則慶曆元祐之治。不期而自致。紹聖崇觀之弊。不期而自革矣。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當既濟之時。本無扞格。而聖人示戒如此。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至深切也。惟陛下留神。

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譙房公事姚希得上言曰。君子死而後已。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

慶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之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繫焉。是不可以不聞過也。然其風雷震所震者。疾其勢萬鈞。所壓者摧。予奪廢置。休於前。刀鋸鼎鑊。迫於後。自非龍逢比干。剖心墮首。曾萬死而不顧者。孰肯以其身嬰此怒之鋒哉。昔咸時以堯舜為君。

以禹臯稷契為臣。一堂之上。都命呼嘯如家人。父子溫乎其和。故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蘊。君臣之道。兩盡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者。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為人寬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群策畢至。雖飯生戍卒之賤。皆得至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而不以為忤。太宗寬弘盡下。導人使諫。孫伏伽。李大亮之儉。危言讜論。爰至逾發。不惟虛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垂統。國祚延洪。皆聽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馬毛所載君仁臣直之語為問。臣謂戰國君臣。何足進於陛下之前。故臣置不復言。而述堯舜及漢唐令主之事。以對。然竊窺聖意。則知陛下蓋深有感於斯言者。陛下天資忠厚。恕以待人。屈己和顏。延見群下。未嘗疾聲厲色。真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逆耳。引

裾折檻之風。若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雖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祖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於其有餘者勿失。於其未至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一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采擇焉。

金世宗嘗召問。移刺履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對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起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晉以成風。願陛下懲文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世宗又問。統石烈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謫

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

章宗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左諫議大夫高汝礪上言曰。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訖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逆事而諫。斯亦難矣。願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從之。

禮部郎中林樾。胡魯刺。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宣差河南提控完顏伯嘉。上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耻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無

不知焉。由是觀之。聖人生知之資。天縱之美。未能盡知也。况於王者。以拱默為尊。無為為貴。眼力之所至。不過一宮禁之間。耳力之所及。不越於軒墀之側。受天眷命。職司治下。京府州縣。縷錯星分。烟火茫茫。民以億計。內委卿士。外任守令。事機時弊。莫以知之。故下情貴於上通。使萬里之遠。如泥之在鈞。灼然於廊廟之與。而民瘼息矣。上意貴於下達。使九重之遠。如日之在天。普於於閭閻之賤。而王化敷矣。今聖朝詔許陳言。旁及山野。然無諫議之臣。寔救沉言之至。臣固知陛下丕繩祖武。圖任舊人。合九土為一家。光百王於千載。敷天仰瞻。比屋從仁。小民膺美於無窮。百司承風之不暇。又何假乎諫也。寔無得而稱焉。其或覆盆難照。過事微萌。豈不累乾坤造化之功。闕衮冕焜煌之耀乎。在下之臣。有言責者。則拜章飛疏。以全益明之明。無言責者。則尸祝。不可以代庖人。將無教之者矣。能自得師者王。惟后從

諫則聖故過事非謂之過。惟有過而不聞。是為過也。晉漢以前有諫大夫。後漢以後增為諫議大夫。至於唐朝遂分左右。是誠居極之大端也。伏望陛下因今稽古。崇置諫院。隸於都省。選天下名高德劭才學該博之士。班分左右。主諫大夫二員。又立司諫補闕拾遺各二員。凡上躬之進退從容。或令之更張制作。假之以陽春之願。屬之以風霜之節。如滄海之愈下而愈深。如寶鏡之愈磨而愈明。不亦美哉。臣又思之。不患有過。而患乎過之不聞。不患過之不聞。而患乎聞之憚改也。何則。過者聖賢之所不免也。以孔子猶天而貴從義。以顏淵入室而不貳過。言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聞者。蔽塞之因也。今已上通下情。若又上立諫府。則無不聞之過。但在轉圜而已。六迅雷之駕怒奔。駢飄風之扇勢橫起。駭震天宇。蕩播海岳者。夫子之威也。萬鈞懸於一縷之輕。秋毫近於洪爐之熾。似斷還連。生死相隣者。諫臣之命也。

且鳴玉曳組。翔集殿庭。豈不知阿容順指。則祿可常榮。行上竭誠。則身難自保。然其所以為之者。蓋以明主可為忠言。君子貴崇高節。食其祿。當其職。上欲七廟之齊天。下欲群生之蒙惠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更望陛下既立諫臣。又當納諫如流。改過不吝。毋或加溫。以杜忠直骨鯁之門也。

世祖嘗謂張雄飛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為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

仁宗時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平章政事楊朵兒只上諫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朵兒只又諫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讀貞觀政要帝顧謂朵兒只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中書叅政楊廷玉以貪墨敗臺臣奏旨就亡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監察御史張起巖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臧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勅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蓋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尋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常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置之而不問乎。

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願望依違寢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輅焉就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鞞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元太祖時朵兒只年十五通論語孟子尚書召見于香閣帝曰朕聞

儒者多嘉言。采兒亦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慧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江海所以為江海者。以其善納也。聖明所以為聖明者。以其善聽也。古先哲王君臨天下。乃有櫛鞞函鼓。以達四聰。樽醜旌旗。以萃輿議。未之如不得用之。如不及。雖或涉於誹謗。而猶不之罪也。故智者畫圖。直者讜議。能者獻藝。愚者効忠。內契於心。則丕沃天聰。外宣於政。則謂之事業。由是觀之。天子之居深拱九重。任獨見。則斧展之外。查若萬里。開言路。則兆民之繁庶。事之冗。於掌中。今國家累頒明詔。博採直言。蓋堯舜之勞心。又民。不得不然也。欲能網舉無遺。宜杜其弊。夫在下之人。類聖世之慶

運。沐聖世之恩波。諒有祀不測之龍淵。效茅草之狂斐。以吞鴻鈞者矣。然或家貧力弱。跋涉之資。內非許史之親。外無金張之託。雖視升天之路。未由觀國之光。因詣有司。繳申書疏。若遇無私之人。尚可道也。其或有司未肯即申。追照副本。委於刀筆之小吏。付於章句之俗儒。滯盛事而弗行。迷大體而弗顧。擅成誣罔之議。暗存私曲之心。遂使志士沉光。英才飲恨。覽天章而自惜。投明月以無因。卞和之玉。不免於石名。邗人之歌。見踈於白雲。如斯之類。可不防乎。兩漢以來。阜囊封事後。世至有絕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者。今國家詔命上書陳言者。實封呈獻。聞奏。未有絕追照副封之明文。竊恐外路諸司。因緣作弊。夫上書言者。非言朝廷之得失。即言軍民之利害。非言軍民之利害。即言官吏之情蹤。設如官吏惡其直筆。挾愠於內。托名校勘。違延歲月。進而爭辯。則非盛德之所宜。退而自止。則盛事弗達乎。上此又

副封為言之甚者也。伏望陛下班詔四方。絕外路追照副封之事。則言路無壅矣。臣又以言路既開。天下風動。夫白屋寒士。自齟齬積學。以至有成。聞斯詔旨。將誠罄直。修策論於衙門之下。於是乃再四而思之。欲盡實以言邪。則恐忤上心。欲引而不發邪。則有乖公論人之重者。莫重於生。多包周身之防。庶免無妄之禍。故言不盡意。而什存其七。書不盡言。而什存其五。避嫌省約。而什存其三。懼觸犯之罪。以改之。什但存其一矣。不其惜哉。彼抗其什一之議。曳裾於象魏之下。儻加微譴。則在下以類相懲。雖奉求言之詔。亦將為禁寒之蟬。立仗之馬。以避雷霆之萬一。又孰敢若朝陽之鳴鳳。向天闕以翔翔哉。更望陛下包荒納善。捨短從長。批鱗逆耳者。尚患不多哉。幸從臣言。下無遺才。上益聖德。而永超乎百王之治矣。

帝感悟。事得釋。

英宗嘗謂中書左丞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拜住攝太尉。帝從容謂之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事詢眾。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德和' (De He),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of the book.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serving as a guide for writing or representing a table structure.

Small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